

## 何志明

曾任大學教官多年，目前為補教老師。  
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、桐花文學獎、宗教文學獎、打狗鳳邑文學獎、竹塹文學獎、玉山文學獎、蘭陽文學獎、桃城文學獎、浯島文學獎、夢花文學獎、馬祖文學獎、漂母杯文學獎、好詩大家寫等獎項。



## 前哨時光

那景致曾讓人覺得無所適從，而我感到自己是多餘的。

有人說，軍旅工作是患有憂鬱症困擾的人才會從事的職業，而我二十餘歲就戍守於前線，對於這段回憶，我總是採取合理的方式逃避，就像是逃避某種現實或是劫難，但記憶仍像是沙灘上的貝殼，隨著浪潮忽隱忽現。

分派部隊的那年，有幾件大事：老父持續心臟病、母親仍然不詳、我和女友山盟海誓、韋恩颱風侵臺、我軍校畢業抽中金門外島。

登船赴金時正值隆冬，高雄碼頭簌簌的海風掃過耳蝟，當尖銳的船笛聲揚起時，意味著方向是漫長的遠方；我緩緩步入軍艦，狹長通鋪裡光線暗淡，岑靜中呼吸得到愁鬱

的氛圍，我躺下闔起眼去遷就睡眠，希望在飄然的夢境裡，慢慢給自己一種力量，以抵禦時空的危險。一陣冷風灌入船艙，我即刻醒來，清醒是一種勇敢的恐懼，促使我兀自蹬上甲板。大海一望無際，臺灣海峽比想像中遼闊，心裡卻認為這片汪洋與黯然神傷同義，是謬誤的風景。但，我仍試圖以廣袤的思考，預見自己的未來，然波瀾壯闊的思緒繞越不過洶湧的海平面，我的鞋頭隨即沾上暈船嘔吐的穢物，我嘔著酸液，回頭遠望臺灣，曠遠蒼茫。軍艦上承載我青澀的離愁，我仍奢侈地大把揮霍著我的想像，也許登島後的日子，會使自己的職涯歷練有某種璀璨的可能性，冥想有時使人更堅強。

抵金當日從早到晚，各級長官召見訓示，不帶有一絲情感的聲音，卻有著相同的頻率——這裡是敵前戰地！那剛硬的規則與限制，是一種明確的提醒。

夜幕低垂，始到達任職單位「峰上」，該地位處於金門島東側海邊，僻靜質樸，駐守一個步兵連。我踏入連部門口，心跳模式即自動調成快速震盪。

初見連長，他正方形多肉的臉掛著鼓鼓的腮幫，嘴角偏執，眼神充滿危險，他皺著眉頭朝我驗明身分，並冷冷地說：「你看起來還是像個軍校學生不像軍官；我問你，六五步槍有效射程多少公尺？」

「四百公尺。」我納悶的回答。

「那五〇機槍呢？」他再問。

「……我忘了。」我低聲囁嚅，心跳節拍的響板，已被追趕成急行軍。

「X的！你連吃飯的傢伙都忘記，當什麼排長，這裡是戰地，你給我確實『緊張』起來。」

連長仿似蒼鷺瞧見魚蹤，一刻也不放鬆，近乎羞辱的語辭火力，比五〇機槍熾烈，而倫理服從的高度沒收了我喊疼的權利，信心與自尊亦如城牆崩塌，斥責聲直到晚餐前才平息。我的意識被徹底殲滅，冰涼的飯菜囫圇吞棗，嘴裡鬱悒的苦澀味道，像含著一坨黃蓮粉，藥味從頰腔瀰漫全身，味覺比砲彈還沉重。

我已經抵達，意志為何仍兵荒馬亂？愕然不解。

室內燈光微弱，瘀青的燈管還遮上黑燈罩，我思索著燈火外洩與陣地位置曝露的邏輯。走出室外一片闇黑，視野不禁疲憊起來。其後連長飭令我到海防據點駐守，他要我

立即在前線的緊繃氣壓下警醒著，而傳令兵主動要幫忙帶路，但被制止。

「讓排長自己過去，借他一隻手電筒，再告訴他路怎麼走，新官要儘快自己適應環境！」連長盯視著我說。

我忐忑的心緒尚未完全渡越險灘，又陷入新的困境。

晦暗的夜色，倉皇的空氣，足以摧毀我一生勇氣的總和；我馱著大背包貼近海邊羊腸小徑踽踽獨行，手電筒微弱的光線指引著恐懼的步履，蹣跚中遽退到莫名怕黑的驚駭，一如子宮分娩的恐懼。

「路，沒有錯，錯的是選擇嗎？」我心裡質疑著自己的人生之路是否選錯了職業，此際，眼前路徑分岔成三條小路。我埋怨傳令兵沒說清楚，但不能回頭，以免被數落，遂逕以直覺自行揣測往右走，該小徑出奇的安靜，正感疑懼之瞬？猝然，一道黑影撲來……軍犬放冷箭似的朝我奔襲，一拳之距即啃咬到脖頸，所幸鐵鍊扯住；我跌坐在地不停的顫抖，像個癱坐輪椅失語的老人。

犬吠震耳，我憤懣地捶打背包，怨憎自己又非全校最後一名，為何被命運棄置於這陌生的異島；執拗的情緒如海風中細沙流瀉後，我重新定位自己的存在，調轉方位找到

據點。

碉堡內第一個打招呼者是渾濁的霉潮味，狹仄的空間裡塞擠八名士官兵。「排長你好！我是班長，叫我阿昆就好，有什麼事都可以問我。」憨厚的班長說。

荒寒的一日終於聽見有溫度的聲音，阿昆主動幫我放背包，我的小房間簡陋地分隔在側邊，我疑惑的詢問為何沒看到廁所和浴室？阿昆說大小號都在週邊樹叢裡解決，碉堡後有一戰備水池可供刷牙，但沒自來水也沒浴室，想洗澡只能回連部。他還戲謔的加了一句：「深夜小心水匪上岸偷割耳朵！」我擠出一個沉重的微笑轉身回房，睡前寫信給老父和女友（彼時手機尚未發明極為不便），我不敢提及自己困厄的境遇，只能善意欺瞞一切安好。

暗夜裡，浪濤聲像浮標般醒目地警戒我夢寐的意識，砰……船舶引擎聲忽隱忽現，大陸船艇晃蕩於近海，讓我淺眠的夜更蜿蜒。

拂曉，艱苦的日子已悚然的在前方佇候，就像大門前，通往東村漫長筆直看不到盡頭的馬路。寒冬晨跑，臉埋進冰冷空氣裡，與風的線條逆行，失速的心跳踩著沉重的步履，我氣喘吁吁，高粱田裡走跳的麻雀撲翅而飛，路旁風獅爺咧著嘴笑呵呵。

晨跑完，我垂首盯著球鞋做出蕭瑟的樣子，預官吳排長主動攀談，他說連長一直很惡霸，他也常被罵得體無完膚，他說在外島已夠苦悶，別再用壓力懲罰自己，他慧黠的眼神已看穿我的脆弱。

每日帶隊構工、出操訓練，身心的困頓不斷演繹重複，冷冽的寒風把臉顏吹得粗糙灰白，像未上釉的粗陶，嘴唇屢屢乾涸爆裂。某日我的耳垂感覺像是被紅火蟻齧咬般刺痛，攪鏡一看竟紅腫如熟番茄，後來才知耳朵長了凍瘡。

艱苦的時光墮入漫長的濡忍與磨礪之中，軀體劬勞尚不足以威脅我鬥志的殘存能量，直至一股巨碩的黑暗排山倒海而來時，終於把我壓得粉碎。

迷霧滲染早春，海岸防線暈眩。

某日傍晚連長開會回來，他虎睨的雙眼顯露絲絲寒意：「王X蛋！值星官，全連集合。」

「何排長，你們據點昨晚兩點鐘衛哨是誰？大陸機帆船靠岸，漁民還在礁岩上抽菸，

你們哨所衛兵竟然毫無所悉，你他X的讓我開會挨罵！」連長氣呼呼的指責。

「報告連長，昨晚起濃霧，衛兵說海岸視線模糊，未聽見漁船聲音也沒發現有人上岸。」我回答。

「放屁，這裡是戰地最前線，你們睡得比老百姓還死……」此後，連集合場宛如恐懼的屠宰場，連長火爆的語刀像高速轉動的電鋸，幾個軍官和弟兄，則是排隊佇候待宰的羔羊，震懾躁動的空氣淹沒了整個夜晚。

「當班衛哨送禁閉，何排長你申誠乙次！」連長充塞於胸臆無處宣洩的憤怒，他要我全數點收，我當下彈痕累累。晚上回到據點，又是一個輾轉反側的黑夜。

節節敗退的生活，使我心神茫茫渺渺，那漫無邊際的惘然，比霧靄更沒有輪廓。

善良的吳排長總是扮演心靈撫慰的牧師，他欲修補我損耗的魂魄，他說連長說的話，連標點符號都很邪惡，複雜多肉的五官掩飾不了樸素的智商，而長官的肯定不是唯一的價值，他勸我莫凝滯在野蠻的偏見與暴戾的言語裡。他還拉著我去小店吃麵，邊吃邊「傳教」。

我娓娓地向他訴苦，說連長交待要趕工的碉堡整建工程，不給人不給材料，還要求我必須如期完工，簡直是整人。吳排長話鋒一轉，面露親切的微笑，他說：「人生有三

件事最無聊，你知道是哪三件？」

「不知，哪三件？」我詫異不解。

「一是陪岳母打牌——只能輸不能贏，超無聊！二是教妹妹游泳——身材好又能怎樣，更無聊！三是吃飯談公事——影響食慾和消化，最無聊！」他打趣的補充，誰知明天和意外，哪個會先到？今天吃飽最重要。吳排長，逢甲研究所畢業，擁有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成熟度；連長責罵他時，他專注聆聽的態度彷彿很享受被當作獵物。

連長一再告誡所有幹部，爾後只要大陸船艇意圖接近據點，就先實施警告射擊，若再逼近就直接驅離射擊；若不作為讓對方闖入陣地，一律以作戰失利論處；他說不能只是消極地防守據點，一旦對方鐵殼船上岸，難道要讓解放軍唱著軍歌大搖大擺進入哨所嗎？乾脆讓他們金門一日遊算了！我們聽得面面相覷。

迷濛的霧夜再度光臨，我侷促不安，視野內海平面上燈火點點，船舶引擎轟隆作響，從聽覺中就能察覺出有震顫的聲音漸次迫近，哨兵開始手忙腳亂操作著五〇機槍，然而慌忙中不料機槍卡彈，完全無法擊發，此時適逢連長巡視據點，他眼角餘光猛盯阿昆班長故障排除，不耐的神色隨怒氣翻炒下焦化質變，哨兵倏然被連長踹了一腳，一陣急躁的斥喝如機槍彈掃射，再理性的辯白也跟不上驚濤駭浪的唾罵聲，但無條件的敬從是軍人必須服膺的道德標準，我們僅能遵循。

「你們吃屎啊？裝備保養敷衍了事，敵人近在眼前機槍竟然還打不出去？何排長，軍官這個職業很神聖你知不知道，不想幹就回家去吃自己，你這個廢物……」連長大肆咆哮，高頻率的怒斥聲與尖銳的字句重擊而來，猛戳我胸口，剛心的疼痛一點一滴流淌著；而我沉默似岩塊，耳朵所聽見的全然是自己搖搖欲墜快要崩解的警報，我已從一頭怨念的困獸，頓時成為一片綿軟受潮的口糧。

深夜，我蜷縮在床，眼睛努力的閉著，但腦中仍在複習連長訓斥的話語；我理解他這種炸藥般的語言，他必須殘忍，必須在我這個菜鳥面前張牙舞爪，否則他怎麼能為他肩上的階級作出解釋？又怎麼能為他保國衛民的職責找到一個合適的理由？但我心中升起一個恍恍惚惚的疑惑：「在這樣沮喪的時刻，我是誰？我真的能繼續勝任軍職工作嗎？」我無法成為一枚絕緣於棋盤的棋子，無法逃脫軍事環境對我的壓塑與鑄造，但心

中的解散口令其實只是一種情緒；凌晨一時許，我起身查哨，彳亍於黝黯的海灘，視野完全被詭譎的濃霧壓境占領，深邃的潮汐聲層層疊疊，似乎發出悲愴的嘲笑聲，我突然從深處感到極度落寞。我想，掠過眼前這片朦朧的海到了對岸，就是另一個世界了，距離不過幾千公尺吧。

憶起於新竹中學唸書時游泳競賽，我縱身一躍將其他人遠拋於後，當金牌到手還臭屁地炫耀說：「當槍聲響起，比賽就結束了！」此刻若是游過去，一切的絕望與辛酸將隨海浪捲走，也許換個環境，說不定我能開創出另一番偉業。

我緩緩朝著海潮聲移動，一大朵浪花彷彿從天而降濺溼我臉頰，瞬間我產生一個錯覺，以為自己出現在某部電影場景裡，旋即我蹲下身軀坐在礁石上思忖，而微微的負罪感從心底溢出：「算了，這是犯規、背叛與墮落！」霧靄模糊了我的視覺，但不能迷失我的理智；我在暗霧與潮汐中大聲嘶吼，我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對於孤獨會感覺可恥的人。

我坐了一會兒，然後靜靜地離開。我離開了前哨，但前哨一直未曾離開我。

## 評審評語

作者敘述二十多年前甫從事軍職，分派部隊搭船前往金門島東側海邊，原本期望「職涯歷練有某種璀璨的可能性」，或更堅強。可是在落部隊後才知覺在軍中種種的盲從、不合人性，而倍感苦悶，甚至產生「錯的是選擇嗎？」這樣的念頭。在不斷思索中有了認知，唯心靈離開了，身軀仍深陷於前哨。

作者文字洗練深沉卻非常銳利，剖述軍職的無奈，身心分離與煎熬，結尾彷彿看到曙光，卻只是心的遊走、身的沉淪。是一篇極成功展現職中人性扭曲、暗黑的一面。

（方梓）

得獎感言

我還在擔心我會孤單，在彼時，那段堅守自己的位置與盡到責任的時刻，就像足球守門員不敢遠離球門，我必須忠於自己的位置一樣。

我不停地思索，人生是否一定要經歷許多矛盾？要逡巡往返於寒與熱多少遍？要在痛苦和喜悅之間不斷地做選擇？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再次向時光致謝。

感謝評審，感謝新北市。

成人組 · 職場文類 佳作

翟敬宜

少年時代作文不怎地，總要羨慕腦袋靈光的好學生，怪題目也能掰出反攻大陸。長大後進媒體，採寫大戰日復一日，能上頭題觀點擊率才是塊料，不成事兒的請靠邊站。

報社一夕打烊，十九年半發稿歲月戛然而止。生涯轉彎血淚斑斑，好在寫作被迫踏出舊習老眼，重新鍛鍊。

臺大法律系、政大新聞所畢。現於大學任行政職兼教職。沒啥才情，不是文青，但絕對慶幸有書寫相伴，海海人生，不再寂寞。

